

他的世界，因旅行而不再一樣

台灣知名節目主持人

謝哲青

對於旅行這件事，我們有多少浪漫的想像？或者說我們以為自己有多懂得旅行？對於去過90多個國家旅行的台灣知名節目主持人謝哲青來說，旅行讓他重新理解了「回家」這件事，讓他更能理解自己內部的矛盾和衝突，也將考古、歷史、宗教與藝術融合一體，摸索出一張屬於自己的探索世界的地圖。而我們跟隨他作為一位旅行者的思路，或許也會對旅行這件事多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



關鍵詞之一：「難語症」

編按：謝哲青本身患有「難語症」，也有輕微的閱讀困難，所以他曾每天花六小時閱讀、並且不斷「練習講話」。今天的他是台灣知名的廣播電視主持人，這樣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激勵人心的故事。

文=香港文匯報 謝=謝哲青

文：「難語症」這件事需要怎樣去克服？

謝：我喜歡看戲，從電影到舞台劇都喜歡看，對我來講，除了閱讀之外，戲劇是很好的治療——你想像你是戲中那樣的角色，去說那樣的話……所以我平常會閱讀劇本，從很普通的電視劇劇本到梁實秋、莎士比亞中譯本、白先勇的《牡丹亭》，讀劇本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肢體語言合二為一。

對我來說演講跟電視節目也是一樣，每次在演出之前我都在腦海中把劇本再演練一次，雖然還沒錄影，但每次的劇本已經在腦海中演練好幾十次了。

文：閱讀劇本的大量文字會有壓力嗎？

謝：會有壓力，但症狀比年少時減輕很多很多了，因為以前在我成長過程中，閱讀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，經過一些圖像和閱讀訓練之後，這些東西我就慢慢掌握。但一下閱讀大量文字時，還是無法像一般人那樣去吸收和理解，我會需要比別人長的時間去做這事情。

關鍵詞之二：看待旅行

文：你曾經去了90多個國家，那麼對旅行這件事的看法，過去和現在有何不同？

謝：旅行對我來說一直是很單純的事：那就是離開。但早些年離開跟近幾年的離開，定義不一樣。以前是逃避自己的家、生長的環境、工作的環境，但在那個離開過程中，我慢慢理解到離開是為了找到回來的路，重新自我定位。

過去，想要逃離是和原生家庭有關係，我的家庭非常複雜，簡單來說，我和父母親關係很緊張，我相信年輕人在那種狀況下長大的話，可能都會想離開家。但離開家之後會不會回來？我花了二十幾年才意識到家對我的重要性，所以我才回到自己的家裡（不是父母家），去跟自己和解。回家之後，其實更理解到自己是怎樣的人，以及自己的無能和怯懦。

那現在的離開，是因為媒體工作是一個非常掏空人的專業領域，會運用到各式各樣的專業知識和見識，所以需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，我會設定一些自己的研究目標，時間到了就自己出去看一看。

關鍵詞之四：「家」和「在路上」

文：「家」和「在路上」，如今哪個對你更重要？

謝：現在「家」更重要，尤其過了40歲之後。我年輕時候想方設法要離開那個「家」，我認為那個離開存在於——我離開了原生家庭十幾年，投入到精神世界中。所以有一段時間我非常迷戀宗教，想在其中找到永恆找到寄託和希望，但後來我發現自己根本不是宗教type，根本不相信神，說來很難為情，我想方設法接近麥加，也跟著佛陀遺跡一路追隨，但這些地方給我的感動是人給我的感動，我無法感受到信徒感受到的神性。

我對自己非常失望，只能在世俗意義中重新定義自己。

文：怎樣看待「孤獨」？

謝：旅行久了會更發現「孤獨」這個狀態，我嘗試過各式各樣的孤獨，但現在我想嘗試不一樣的生活形式。我曾步行穿過撒哈拉沙漠，後來明白真正的危險不是險阻，而是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那種日復一日的單調循環。

如果你登山，你爬上去衝上去就對了，其實那種景色會吸引你義無反顧，但平淡無奇的生活才真的消磨人的心志。我覺得現在的自己才是經歷人生最大的冒險：進入家庭、回歸社會。沒什麼比這個更有挑戰性。

文：我們真的可以透過出走，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嗎？

謝：我覺得在陌生之中的摸索或許會有碰撞，會慢慢理解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，但是這個出走不是非要離台不可，換一個學校、城市、工作場合，換一個不同場域時，就是一種陌生——在這種陌生中會慢慢理解自己。相距不遠的地方，文化差異也很大，不是非離台不可，離台只是去理解另一種文化形式。因為文明創造了種族，我們去看看什麼樣的文明形塑了那些人，嘗試去理解這樣的文化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好處，然後無論在個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，都會帶來更多幫助。

關鍵詞之五：對「距離」的敬意

文：怎樣看待旅行和生活兩者間的關係？

謝：我知道有些人會很浪漫去想說，旅行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，但我反而要打破這種看法，我覺得旅行不是必需品，而是奢侈品，因為旅行會打斷你的生活。

有些人可以一輩子過很奢侈的生活，但大部分的人只能在日復一日的枯燥中去找一段時間旅行，因為它很奢侈，在我們生命中的價值才特別。現代人輕忽了旅行，是因為網絡和交通工具抹殺了我們對「距離」的敬意，當年從台灣來香港要坐兩天一夜的船，但現在一個多小時就到了。

但你如果徒步從這裡回到河南，感覺又不一樣。距離會讓人對旅行感受完全不一樣，我年輕時候旅行都是坐船坐火車，因為沒有錢坐飛機。那時候我對距離的看法形塑了我的現在。所以我反而在演講和節目中想把旅行的距離加大。現在需要提醒的是對「距離」的敬意。

文：對旅行攻略怎麼看？

謝：我很討厭有的人上網提前看過街景再去旅行，那就失去了陌生感，我認為「距離感」跟「陌生」是旅行最大的刺激。相對來說，我看年輕人覺得他們太方便了，出門之前什麼都弄好。

攻略如果是有目的性當然可以看，但真正的旅行者必須要把自己歸零，不要看大家都要吃的東西買大家都要買的東西，其實你要自己去發現，這個城市和國家有什麼地方吸引你。

關鍵詞之三：旅行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

文：你曾說過「每一場旅行開始於遙遠的過去，結束在不可知的未來。」旅行和過去與未來的關係是？

謝：關於過去和未來跟旅行之間的定位，最早對它的解釋比較普羅。我去過最長的旅行是，一個人去意大利，但這旅行絕非買了機票進了機場才到意大利，實際上我們年少的時候讀卡爾維諾聽威爾第歌劇看達文西的畫喝cappuccino時，都已經在接觸意大利了。

旅行從那時已經開始，去意大利之後再回到台灣或者中國內地，我們繼續還是會接觸這些藝術家，包括提香，甚至更多的文學家，像是但丁。這樣的旅行才是個完整概念。

我覺得人在旅行之中，會慢慢理解過去那個不成熟的自己是怎樣透過移動，形塑成今天這樣。那未來是怎樣呢？其實沒有人知道，我們人生發生的很多事情，在旅行中看到的很多事，到底有沒有意義？我們不了解，實際上要經過很多年之後這些影響才一點一滴在我們身上浮現。這是我對旅行和時間的看法。

文：可以舉個具體一點的例子？

謝：我二十幾歲時候坐船，因為工作關係去了印度，在那邊呆了三個月，從印度東岸到西岸，在孟買貧民區住了將近兩個月。其實年少時我們生命中大多充滿不平，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，但至少我是這樣子，對很多事情都很不滿意不開心，但是我去那裡的NGO工作之後，才發現我的生活比他們好很多很多，但那個當下我並沒有特別感受，是回來台灣之後，再看到台灣的生活，比較我去過的那些地方，看到那些貧窮時的感受，才有的體會——貧窮是件奇怪的事，我也出身貧窮藍領家庭，但我們生活還是比他們要富裕。

台灣是個普遍的富裕環境，在那環境中人很容易自怨自艾，所以很容易自卑，出去之後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。那旅行過程中，就會慢慢認識到自己的世界是怎樣。

文：會重複去同一個地方嗎？像是孟買？

謝：孟買的那個貧民區Dharavi我是想再回去，看看那些改變我想法的人、事物。其實我覺得雖然我去的地方很多，但去的重複地方也很多，我不是收集國家的人。我會去一個國家很多次，一次兩次三次去探索理解它，這樣才能說我真的來過這個國家。

我去得最多的國家是意大利和日本。日本是離台灣近，我生長環境也跟日本有淵源，我祖父初戀情人是日籍，小時候又住在花蓮——花蓮是很純粹的日本社區，我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老一輩都是日本人，這種親切讓我想去理解日本文化。其實很多台灣人喜歡日本、哈日，但不了解日本是怎樣的國家。而我也想理解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日本？

去意大利很多次是因為唸藝術史，我做藝術史研究時會比較中國明朝和西方文藝復興時期。為什麼同樣的時間點上，中國錯過了、消失了，而西方崛起了？所以我常去當地博物館和生活中嘗試理解。

文：常去這兩個地方對你個人會有改變嗎？

謝：這兩個地方不會改變我的氣質，但改變了我對事情的看法。譬如日本，東方大多數人都認為日本是個特別先進的國家，但實際上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它的社會，會發現它是個過度粉飾太平的地方。他們的河流山川海岸線都是人工化的，他們對自然是非常害怕的，因為這種害怕，他們想方設法控制自然，1940年代到1980年代最明顯。

台灣人對日本文化有種特別迷戀，認為日本這樣做就是對的。我以前去沒有感覺，但現在逐漸會覺得這種進步是假象，它是為了讓人的一切處於被控制狀態。我去日本不是因為愛上它，而是因為去理解它。

意大利則改變了我對藝術的看法。過去的傳統藝術教育着重藝術品和精神內涵，但實際上我們從來沒有把這些藝術品放在當代中看——為什麼當時它是那樣驚世駭俗的東西？我從這樣的角度就會去想，為什麼現在的華人世界，沒有人做出這樣的作品？因為見識原因？還是世界觀原因？這樣的旅行，提供了我一個觀點去重新看待事情。

